

郪江城隍庙会印象

●一见

农历五月二十八即2010年7月9日是四川三台县郪江古镇的城隍庙会。一大早，按照绵阳市摄影家协会的活动安排，我同吕伟、王国强、驱车去了三台郪江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九点左右我们到了郪江古镇。这里已经来了许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已经聚集在拥挤的一条长蛇的狭窄的古香古色的街道两旁守候，等待祈雨的城隍出游。郪江，地图上很难找的地方，这天就吸引着许多的人们。据资料记载：郪江古镇是春秋时郪国都城。据《太平寰宇记》载：“汉旧郪县城在今县（今指三台县城）南九十里，临江，郪王城基址见（现）存，以郪江为县名。”

郪王国作为一个小国存于四川中部蜀国与巴国之间，其后被蜀国吞并。战国时，秦惠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于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命司马错率兵伐蜀。秦灭蜀国后，在蜀国首都建立蜀郡，郪为蜀郡所辖之地。西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置郪县，以郪国首都为县城，以郪国的郪为县名。三国时，蜀汉建兴二年（公元224年）分广汉郡，建立东广汉郡。东广汉郡城（治所）初设在郪县。晋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灭魏，仍置郪县，县城仍在今郪江镇。南北朝时，南朝刘宋时仍设郪县。隋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置飞乌县，治所在郪江镇。清雍正十二年十月（公元1734年），郪江镇由中江县划归三台县管辖。

每年农历五月十八、二十八，是这里老百姓赶城隍庙会的日子。十八日在三台县安居镇、二十八日在郪江镇。这个庙会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主要是祈雨，祈求当年农作物风调雨顺，物阜民丰。这一民俗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

从郪江镇政府门口立着的两尊轮廓模糊的石狮开始，步行几十步就进入古镇的街道了。一条宽3米左右的街道像一条弯曲的长蛇摆放在那里。街道两边清一色明清木制小青瓦平房相迎而立，绵延延伸，整个古镇的街道不到300米长。房子的屋檐都向街心伸出，用木柱支撑，居民的住房在门前街沿形成了一条遮阳避雨的走廊，平日，街坊邻居在廊下吃饭、喝茶、摆龙门阵。赶集的日子，廊下摆起一个个小摊：菜市、肉市、小吃、百货……成了人气旺盛的市场，方便了自家，也方便了路人。木柱上精美的浮雕图案和横梁上的镂空雕刻，虽被灰尘覆盖或蛛网缠绕，却还隐约可见。

郪江的老街遗迹，由地祖庙、广东会馆、黑神庙、王爷庙、武圣宫、观音堂和坛神庙等组成。

老街南头的地祖庙，门前有一扁“地祖庙”是由镇里的人捐刻的，由周其城题，牟柯刻，庙内建筑仍然是保持着川斗架房子结构，庙内有2—300平方米的一个大坝坝，门前是由木质结构搭建的一个戏台，左侧是到这里唱戏的戏班人居住的卧室，后台有一低矮化妆间，后面是城隍庙供奉赶会和老百姓中午吃饭的一个休息场所。一

进门就有抽着木桌在门口为赶会人写功德的场所，参加庙会的人们纷纷将自己口袋里的五角、一角、一元的钱放在桌上，然后在大庙里朝拜后就出来看城隍庙出游了。这些钱是用来维修庙内建筑的。这里的建筑外观有点考究，临街的牌楼为歇山式，万年台（唱戏的地方）就建在它的背面，院里，正面大殿，由石阶而上，两厢与大殿和牌楼、万年台相连的是走马转角楼，一半已毁。从街上能看到牌楼歇山顶飞檐翘角及脊瓦间突起的弓形防火墙。比起两边的民房，地祖庙高大而气派。

老街中段北侧的王爷庙，坐北朝南。进门是一个走廊，上面也是一个戏台，只是上戏台的楼梯已不复存在。戏台的中央和两边，一组组的木雕已残破不堪，只能隐约看见鎏金的颜色。闭目冥思，仿佛还能听见当年铿锵的锣鼓，一张张抹满油彩的脸仍然隐约浮现。这里的王爷庙现已改成郪江镇夕阳红老年活动场所，庙内有老年学校，两颗参天古朴的黄角兰树将庙内遮得密实荫凉，庙内存放着许多郪江举办城隍庙出游的各种道具，城隍不出游时，城隍就供奉在这里，一些信奉的人还在这里烧纸祈福，庙内有“紫云神圣”扁，“波平浪静”扁和老年学校和老年活动中心吊牌。

九点半左右，城隍爷从王爷庙、地祖庙里被信奉的群众隆重地抬出。近万人的祈雨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古街场口尽头出发，打头阵的两名前卫敲击巨型铜锣吼着开道，高举“肃静”、“回避”字牌的旗牌执事紧随其后。身披大褂、头戴高帽的吴二爷，摇扇撑伞；鸡脚神红袍缠身，面戴猪肺，手执铁链，左蹿右跳。紧随其后的是华容道、回荆州、武台会兄、等川剧民间故事人物造型。队伍中16人分别抬着的两顶大轿里，正襟危坐着一男一女两位城隍菩萨。龙灯、狮舞、采莲船、秧歌腰鼓队伍尾随其后。古镇上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地祖庙和王爷庙，还将上演川剧、水龙、火龙等精彩的民俗表演。

郪江古镇街道两旁挤满了来赶庙会的人们，他们是来自成都、德阳、绵阳、大英等地老百姓和一些摄影爱好者、新闻记者。大约有几万人之多。城隍出游据当地老百姓说：因为这里经常天旱，每年都将城隍抬出来游一游，只要城隍爷一出游，天公马上会显灵验，必降甘霖。我当时心有余悸很怀疑我想老天爷的下雨，很可能是巧合。这天，城隍爷被化妆的穿着红衣的、木制的大轿抬出来了，信奉城隍出游祈雨的老百姓立即就涌上前去，就伸出手摸在四台大轿两侧横杆上准备一同出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最前面是穿着黄色礼服的两人抬着一个大锣，意在“鸣锣开道”，紧接着是一个横标“郪江镇城隍庙会”，接着是阴阳界，阴阳界是用高三米的黑纱组成，后面是有阴间圈点死人的判官；有“正在拿你”的侩子手；有用猪舌头装扮的大鬼小鬼；有手拿铁链

的鸡脚神；，后面是各种颜色的旗幡。和老年人抬着的祭品、纸衣等。接下来是穿着古装戏的拿着各种刀、戟、矛等各种道具的男女老少，出游的人群中人人都化了妆，就连七、八十岁老婆婆也化了妆举着道具上街出游。浩浩荡荡热闹非凡。紧接着是鸡公车、彩莲船、腰鼓队和当天要演出的戏名的化妆剧照，也是由四人抬出的，坐在上面的人物一般都是少年装扮，如：张飞、包公、刘备、关羽等，还有舞龙、舞狮队，最有特色的是由七个小伙子组成的水龙队，他们是用早上割下的青草扎成的一条龙，有七节分别由七个一十五岁以下儿童组成，当他们一来到街上时，街坊邻居都要拿出水来给他们泼。当水一泼到身上时，舞龙的劲头更高，场面非常热闹。据传说如果当天抬了城隍爷出游过了午时还不下雨，就要用“水龙”来乞求上天降雨了。的确据我了解是14点30分要耍水龙。但是，当天太阳高照，我穿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说来真灵，城隍出游刚过了正午，大约在12点30分左右，天空开始转阴，一阵雷电，穿线的雨就降下来了，一时间整个街上的人都聚集在古街道两旁的街沿廊里。你说奇怪不奇怪？城隍出游刚刚结束，郪江就下雨了，这真是巧合吗？我马上问吕伟，据吕伟说：去年他们参加过这一活动也是遇城隍正在出游就下起了大雨，今年还真灵，城隍果真又显灵了我赶紧去询问了几个参加庙会的老乡，他们告诉我的都是一样。城隍出游后就必须下雨！一看见下雨老百姓就会双手合十祈求到：“真灵、真灵！好久都没下雨了，今天的雨下透了、家里的玉米地给下透了，好！阿弥陀佛！”。在现实中我感到城隍庙会神了！？

庙会中午在地祖庙准备了午餐，这天中午是炒素姜豆和大米饭，到这里就餐的人，每人交一元钱端一碗，庙里挤满了人，因为吃过午饭，他们要在这里看三台县川剧团送来的川戏“五台会兄”，雨还在继续的下，但看戏的老百姓兴趣未减，他们早早举着雨伞，提着凳子在那里守候了。戏台上的人还在调音、化妆，台下有的抽着自己的叶子烟，有的在聊天，14点10分左右，天公又作美，雨也停了，看庙会听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戏开始了，整个热闹的庙会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

郪江庙会，现在已经成为四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一群众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朋友，这里的老百姓仍然打着郪江国的番号，可见它的历史文化和底蕴是非常厚重的。从这一庙会盛况来看，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持续了这么多年，可见它的生命力之强，而且经久不衰。它再一次证明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证明了群众文化的生命力，它的传承不会因其他原因而被扼杀。它将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份宝贵的遗产是由当地老百姓自己创造的，他们淳朴和能歌善舞的情趣，深深地感动着所有的造访者。郪江古街仍然是古镇的老街，人虽然变了许多，但这一非遗文化却留给了后人，城隍庙会将在当地老百姓中永远传承。我期待着郪江城隍庙会能够早日走出四川，冲出国门！，同时我也为郪江祈福，祝愿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老百姓中转起来、活起来，让中国民俗文化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

记忆里如水的时光

● 吴雪娇

壹

不知从何时起，时间开始变得温婉而漫长。看着手表上细而短的秒针，一圈一圈，不知疲倦。白天到黑夜，宁静到喧嚣。快乐、伤痛、压抑或者幸福，总是让人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我不曾忘记，那些被时光抛弃的年华，在记忆的打磨中，依旧在耳边不断的呓语，回来吧，回来。然而我们总是难以停下脚步，去听旧时光的回忆诉说。

于是很多人开始认为，与其去听昨日的吴侬软语，不如抓紧时间去拼时间。低吟浅唱，燕语莺声，不过是无聊人做的无聊之事罢了。无言的情愫，在空气的尘埃中，轻微破裂。

许多时日，我总在重复的做同一件事。闭上眼睛，脑海中像放映幻灯片一样播出老的城墙和飘动晃眼的音容笑貌的影像。湛蓝的天空里飘着几丝云絮，云淡风轻。记忆中的场景，无关乎地理之经纬，因而我一直称其为心中的天堂。心中的天堂，总是在那回眸一瞬间，变得温暖而美好。

贰

年华如缎，柔滑似锦。难以忘记高中校园里的花园小径，瀑布样的紫藤萝从上而下，覆盖了整个凉亭。紫荆花在操场的一旁，笑而不语的看着青春就这样绽放。这样的时日，是黑与白的交接，爱与愁的夹角，是何等的透彻如水，清脆消声，也是怀念纯真的你我再也回不去的。

花开的季节，每一个梦都牢不可破，甘愿为某一个人暖暖的把梦做的圆满。羞涩的心动，年少的笔记，构成了青春的主旋律，也成为了记忆中永远不可遗忘的插曲。

这个年龄，我也轻轻的摘了一枚青果。然后小心翼翼的珍藏起来，用日渐丰满的情感等待着这枚青果的成熟。有些时候，我们是要在心里放下一些独家的记忆的，这些记忆，总在或孤独、或惆怅、或无所依的时日慰藉着心灵。

在等待中悄然踏过了十八年华。也于聒噪的高中生涯中迈入了象牙塔。流水的时光，把烦躁与忐忑冲刷干净，历练为些许淡然和一丝安定。

叁

阴晴恍惚的下午，在初秋前奏中度过。少了些年少的冲动，不再一味的付出或极力想得到些什么。总是容易敏感，又极其想表现坚强。总是像个医生一样，用言语安慰，为别人疗伤，殊不知转身以后，发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正是为其疗伤的病症所在。总是努力完美，却美到无力。

我们就像一泓清泉，在人生曲曲折折的山涧小溪中流淌，正是由于溪中岩石的磨砺，这泉水才会甘甜。但那只是流过，请别忘了那些痕迹。

在时间沧桑的河流里，我们总会忘却和铭记一些或近或远的记忆。记忆里，谁曾经在青春里逃离迂腐，上演一场纷雪孤立。谁又曾化作一尾蓝色的鱼，悄然入梦，又隐藏身影，没入湖泊藏于记忆的岩石之下。

不见，梦便不绝。

(川音绵阳艺术学院公共管理系)